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文学
艺术
卷

辽海出版社

历代词赋

邢春如 刘

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文学艺术卷 •

历代词赋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苏轼词作。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上片以写景为主，首三句凌空下笔，将江山与人物对举，概括出宇宙无穷，人生无恒之意，暗点“怀古”的词意。接着正面描写赤壁景色，白浪如雪，撞击峭壁，令人心惊神骇，为周瑜出场作了极好的铺垫。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词人赞佩与向往之情。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词人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词人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其宏大的境界，是前所未有的，堪称宋代豪放词的代表作。

望海潮

梅英疏淡，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作者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进士。曾官太学博士、私书正字兼国史院编修，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善诗文，词风

以婉约为主，凄惋动人。有《淮海词》。

秦观因卷八新旧党争，宦海沉浮，历尽坎坷。这首词通过感旧，表达昔盛今衰之感。开篇三句自成一段，写目之所见，以引起回忆。从“金谷俊游”到“飞盖妨花”是第二段，这是全词的重点，写当年畅游洛阳时难以忘怀的生活。洛阳的往事是那样令人神往，词人游赏洛阳的名胜古迹，与友人彻夜豪饮，其中不乏供人回味无穷的旖旎小片段。豪饮之时，则意气飞动，神采焕发。洛阳旧日的生活现状写得形象逼真，气氛浓烈，精美绝伦，极富诗情画意。从而就更加衬托出“重来是事堪嗟”的凄凉落寞了。从“兰苑未空”到结尾为第三段，笔锋陡转，极写当今之悲慨，是全词主旨之所在。悲慨的内容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行人渐老”，岁月无情流逝；二是“重来”洛阳，物是人非，满目凄凉，“是事堪嗟”；三是虽然“归心”依旧，却身世“无奈”，只得随同“流水”，飘零“天涯”。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岁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词作。

这首词是秦观的代表作之一。苏东坡对此十分赞赏，并因此称秦观为“山抹微云君”。

这是一首描写离情的词，离情别绪中兼寓怀才不遇，沦落天涯的失意之感。上片以写景为主，从微云抹山写入，然后以斜

阳、寒鸦，景中寓有人去楼空的落寞之情；下片以抒情为主，情中又有景物点缀其间，结之以灯火昏黄，使全词色彩黯然，柔情无限。

在秦观《淮海词》中，长调就当推这首《满庭芳》为冠了。

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秦观词作。

这首词所抒发的是一种对时光流逝、情人离去、春来无聊的无奈“闲愁”，形象的画面给人以广阔的想像空间。轻灵流畅，清婉幽雅。上片写节候、环境给人的感受，春寒弥漫在小楼，阴湿的天气如同晚秋，室内屏风上淡烟流水的图画，也与轻寒融为一体，寂寥的氛围唤起主人公淡淡春愁。下片前两句转写楼外景色，落花自在飘飞，宛如人的悠悠梦境，雨丝无边无际，仿佛人的缕缕情愁。末句“宝帘闲挂小银钩”又是一幅画面，那是抒情主人公居住的环境，与前面的情景融为一体，在百无聊赖的情景中，思绪悠悠，淡淡的幽怨不断地从中渗透出来。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词作。

这是一首咏题之作，它紧紧围绕着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创造出一个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表现出被迫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真诚不渝的爱情，并以丰富的想像，形象地反映出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复杂心情，同时也体现出秦观理想的恋爱观。上片以两个对句起头，既写七夕景色，又景中见情，暗含离恨。离三句写双星渡银河相会。四、五句说一年中双星虽仅一次相聚，却胜过尘世间的约会无数，表明了词人对这一神话故事爱情意义的认识。下片两对句写双星的短暂相会，“忍顾”一句表现其无限依恋。一个“忍”字，千回百转，无限辛酸，把难舍难分的情景真切地表现了出来。然而，词人笔锋再次陡然转变，迸发出全词最高亢的音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事实确实如此。“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相互的期望，也是相互的誓言，更是彼此之间的排遣和无可奈何的安慰。其中交织着种种欢乐和悲哀，只觉得意味深长，咀嚼不尽。

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词作。

这首词写词人愁情的深沉浓重。这浓重的愁情是由人世盛衰与季节变化而引起的，所以，词中很自然地要联系到人世的悲欢离合与大自然的变化。然而，这只是触发内心感情活动的一个契机，是感情突然爆发的导火线。所以，词中出现的人世与大自然并非确有所指，这一切只不过是说明：“携手处，今谁在”，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而已。句中的“飞红”与“海”，也不是具体的客观事物的精心描画，它在句中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目的在于抒写内心的愁情。这首词作于贬谪期间，词人已经对现实完全绝望，无边的愁苦铺天盖地地压将下来。整首词借景抒情，言浅意深。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秦观词作。

这首词是一首怀人之词。

词的开端三句“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极具特色，词人与所爱之人分别已久，独倚危亭，忽睹芳草，从而联想到离情的缠绵郁结。其中一“恨”字，可谓“神来之笔”。“念柳外表骢加紧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两句用“念”字领起追忆，想起分别时的情境，遂觉无限痛楚。

下片“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三句，进一步追忆当时欢聚之乐。“怎奈向”三句叹惜好景不常，相聚不长，却又匆匆别离。接下来，先写别离时的景致，又写当前景物，以景融情。“那堪”二字领起观看凄迷之景的惆怅之情。末句又是融情入景，有悠然不尽之意。

秦观的这首词，极具艺术美感。他不直写离情，而是融情于景，以景衬情，即把景物融化到感情之中，使景物更具生命力，在景物之上附托感情，感情因此更为含蓄深邃。

满庭芳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凭栏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

秦观词作。

这是一首伤秋怀旧之词。

开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三句写的是秋天的黄昏景色，表现了词人对一片萧瑟景象的主观感受。接着写词人在斜月照耀下，徘徊不定，陷入了沉思之中。“重阳”点明时间，且蕴含很深的感慨。“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于写景中透露出怀人的情绪，为全词主旨所在。

下片开头几句紧承上片，婉转地表达出遭贬后作者的生活历程和伤秋怀旧的情结。花是有感情的，能专为某人而开，所以才会有词中的一问。接下来又把黄花与酒以及解愁与否联系起来，说出一句最动情的话：酒敌不过愁。最后三句以景语作结，词情摇曳，回味无穷，艺术感染力极强。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作者李之仪（生卒年不详），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元丰进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历官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能文，擅尺牍，亦工词，语言通俗明白，小令尤清婉峭蒨。有秦观遗风。有《姑溪词》。

这首词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及对情人的无尽相思。词写相思之情，本属最平常的题材，但这首词却写得很有特色，原因在于构思比较新巧。词人以江水比喻恋情，滔滔不绝，天长地久，以源远流长的长江连接相思的双方，空间距离之辽远、彼此思念之绵长，尽在不言之中。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悱恻，将双方的情感融入滔滔江水，情意是那么的清醇、真挚。只要两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恋情便永远不会衰竭。这首词另一特点是语言朴素；抒情直率，有鲜明的民歌风味，且以谈话写情语，更加反映出感情的真挚。富有民歌清新隽永之意味。

谢池春

残寒消尽，疏雨过、清明后。花径款余红，风沼萦新皱。乳燕穿庭户，飞絮沾襟袖。正佳时，仍晚昼。着人滋味，真个浓如酒。频移带眼，空只恁，厌厌瘦。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为问频相见，何似长相守？天不老，人未偶。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

李之仪词作。

这是一首感怀抒情词。

这首词上片着重写景，词人描绘了种种美好动人的春光，同时也抒发了好景不属的伤感。下片触景生情，抒发了他回肠百转地思念意中人，相思极苦。哀怨别恨，以频移腰带孔眼、日渐消瘦的典故来形容，令人不忍多听。

这首词以景语开始，又以景语结束，在层层描写、铺叙中渗透着强烈的感情，然而又非常委婉，形成了“情韵兼胜”的风格。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作者贺铸（1052～1125），字方回，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生于卫州（今河南汲县）。曾任泗州、太平州通判，晚年退居苏州，自号庆湖遗老。工于填词，语言清丽，词风婉约豪放兼而有之。著有《东山词》。

这首词看似追恋理想中的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怅惘凄愁的心灵怨歌，其实是抒写词人的孤寂生活和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愁思。

全词由两个相互表里的层次组成：表层次揭示美人离词人渐渐远去，乃至完全消逝过程中词人情感的浪折起伏；纵深层次则显现词人造求政治理想终不可得而幻灭的苦痛心灵。对美人缠绵往复的情感经历了三个阶段：目送美人远去的惆怅（首二句），眷恋美人幽寂的感伤（上片后部分），设想美人迟暮的凄苦（下片首二句）。结处化情入景，用“怨而不怒”的委婉笔调，将难言的凄苦化解成笼天罩地的迷濛秋怨（下片后部分）。这一连串的情感演化，还只是词人表层次的心绪纠葛。最令人目眩神迷的是表层次背后的纵深结构，它也由三个层次组成：政治理想难以实施的怅惘，制止理想不可追求的哀怨，政治理想即将幻灭的苦痛。值得一提的是词末四句先用“试问闲愁都几许”设问，接

着连用三个意象，比喻愁绪茫茫，无边无际。“烟草”是原野草色，用“一川”形容，有一览无尽之状；“风絮”是飞扬的柳絮，用“满城”形容，给人以无穷无尽之感，“梅雨”是连绵不断的阴雨，连用三个比喻，把不可捉摸的抽象的感情，转化为可见、可体味的实景，真可谓妙绝！

鹧鸪天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贺铸词作。

这是一首怀念去世妻子的悼亡词。词人随着情感的触发、思绪的飞越、景物的转移，缓缓诉说隐藏于心底的永远无法抹去的苦痛。这里，虽然没有悲伤的呐喊，或者是声嘶力竭的哭泣，但是，这一份铭心刻骨的哀痛在慢慢地揭示过程中，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开篇即抒发物是人非的悲慨，“同来何事不同归”的发问，语极沉痛。“梧桐半死”，“鸳鸯失伴”比喻失去爱侣，形象表达了丧偶之痛和词人的孤独寂苦和对亡妻的思恋。这种夫妻深情，是在平日里琐琐碎碎的生活细事中积累而成的，词的结尾选择“谁复挑灯夜补衣”的生活细节做扪心自问，既是对这一份点滴累积而成的情感的言简意赅的归纳，也是对这一份愁断心肠灼痛苦的解释，虽是普通生活场景，却是当年夫妻恩爱的艺术再现，极真挚动人。面对这一切无时无处不在的令人凄苦难耐的外在情景，词人又怎么能从痛苦中自拔呢？这就是这首短词所一言难尽的含蓄之处。

踏莎行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贺铸词作。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借咏荷花寄寓作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词中孤高幽洁的莲花正是一生怀才不遇的作者的化身。

首二句描绘绿柳环绕、鸳鸯双栖的池塘，交代荷花的生长环境。接下来三句写满地浮萍使莲舟路断，连蜂蝶也不来亲近荷花，寂寞的荷花自开自落，虽然秀色超群，婀娜多姿，却无人采摘，也无人欣赏，以此隐喻自己怀才不遇的境地。下片用拟人的手法，写荷花迎着夕阳晚潮，对骚人雅士诉说情怀。本文的点睛之笔是结尾“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二句。这两句是说荷花不肯与百花在春天中竞相开放，而独自在炎炎夏日中盛开。但是，秋风一起，红衣落尽，芳华消逝，便被秋风耽误。作者巧妙地把荷花的开放与凋零与自己的内在品质、人生际遇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咏物、拟人与自寓的完美结合，可谓是咏物词中的珍品。

半死桐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贺铸词作。

这是一首怀念去世妻子的悼亡词。词人随着情感的触发、思绪的飞越、景物的转移，缓缓诉说隐藏于心底的永远无法抹去的苦痛。这里，虽然没有悲伤的呐喊，或者是声嘶力竭的哭泣，但是，这一份铭心刻骨的哀痛在慢慢地揭示过程中，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词人重到苏州城，景物依然，然而，词人的情绪改变了，便感觉到周围的一切也都不一样了。作品就是在“万事非”的痛苦回忆的基调下层层展开的。连用“梧桐半死”、“头白鸳鸯失伴”的比喻，写自己的孤独寂苦和对亡妻的思恋。这种夫妻深情，是在平日里琐琐碎碎的生活细事中积累而成的，词的结尾选择“谁复挑灯夜补衣”的生活细节做打心自问，既是对这一份点滴累积而成的情感的言简意赅的归纳，也是对这一份愁断心肠的痛苦的解释。面对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的令人凄苦难耐的外在情景，词人又怎么能从痛苦中自拔呢？这就是这首短词所一言难尽的含蓄之处。

夜如年

夜如年斜月下，北风前，万杵千砧捣欲穿。

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

贺铸词作。

闺妇思边的题材在诗歌中是常见的，不过，在宋词中，类似题材却极为罕见。贺铸写了一组思边的《捣练子》，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六首（其中一首残缺），这里选录二首。思妇关心远在边塞丈夫的起居冷暖，捣征衣、做征衣、寄征衣，就寄托了她们一腔的热情和满腹的思恋。边疆战事频繁，多家征人远戍他乡，以至一片捣衣声整齐响起。战争带来的妻离子散，不仅给闺妇以无穷的痛苦，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中

后期，与西北的西夏及羌人接二连三地发生战争冲突。北宋部队战斗力太弱，只得以军队的数量取胜，这便造成了众多家庭的分离。贺铸的思边词就接触到这个社会问题。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痛苦，折磨得思妇时时以泪洗面，这泪水都是相思之情的倾诉。更令思妇难堪的是她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远戍边塞的征人究竟身在何方，捣就征衣以后也不知道该寄到何处。一肚子的关怀思念之情无由诉说、无处表达，当然更不知道征人的生死存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牵肠挂肚的呢？第二首写一个简单乏味的捣衣动作，然到了擅长运用生活细节表现人物情感的词人手中，是如此的变化无穷。捣衣，已经不是单纯的做好征衣、寄予丈夫的妻子的贤惠表现，妻子又何尝不是借此重复单调的动作以消磨孤独寂寞的无聊时光？白天，可以在忙碌中暂时遗忘对远人的思念和因此生发出来的痛苦。到了夜晚，辗转失眠，所有的痛苦都涌上心头，闺妇真的不知道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与其躺在床上受折磨，不如起床寻找一点事情做做，既可消磨时光，又可缓解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征人远戍他乡引起的，所以，闺妇就借“捣衣”的动作以寄思念之情，以排解内心的愁苦。捣衣明明是为了征人，忽然之间，就转为思妇为自身消除痛苦的一种方式。否则，明知征衣无由寄达，何苦还是这样执著地捣呀捣呢？表面上是“捣欲穿”的石头，事实上则是一颗破碎的心灵。

小梅花

思前别，记时节，美人颜色如花发。

美人归，天一涯，娟娟姁姁，三五满还亏。

翠眉蝉鬓生离绝，遥望青楼心欲绝。

梦中寻，卧巫云，觉来珠泪，滴向湘水深。

愁无已，奏绿绮，历历高山与流水。
 妙通神，绝知音，不知暮雨朝云何山岑？
 相思无计堪相比，珠箔雕阑几千里。
 漏将分，月窗明，一夜梅花忽开、疑是君。

贺铸词作。

隐括前人的诗意，化为己身所有，且显得自然妥帖，无斧凿痕迹，比自铸新词、自创新意还难，因为这是“戴着镣铐跳舞”，由不得词人随心所欲地发挥。贺铸这首词却完成了这样高难度的动作。词人用唐诗现成的诗意与诗语，重新组合排列，表现了自己与“美人”离别之后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词人从刻骨铭心的分别那一刻说起，写到别后的不尽相思，或梦中几度相见，醒来更添苦痛；或将情思寄予琴声，又因身边没有知音而索然无味。经隐括改写，保持了原诗脱口而出、平易流畅的风格，又在长短节奏的更变中，增加了一种吞吐难言的含蓄，使作品的情感经过几度波折，更加令人回味。诗意虽然并不新鲜，但经过重新组织，语意与语气仍然一气贯注，且有一定新意，显示了词人写作的高超技巧。这种隐括的写作方法，是北宋后期词人喜欢化用前贤语意、语句的一个登峰造极的表现。

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作者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元丰初，献《汴都赋》，受神宗赏识，任

大学正，后为漂水（今属江苏）令。徽宗朝，官徽猷阁待制，大晟府的提举官。他妙解音律，能自度曲，创制新声；内容多写艳情羁愁，艺术上精工富丽；词作结构缜密，曲折有致，音律谐婉，深受词家推崇，誉为“集大成”的词人。著有《清真集》。

这首词写旖旎风流的恋情。上片烘托室内气氛，渲染室内的安恬静谧、纯净闲雅；下片“低声问”三字直贯篇终，极写对恋人的温柔体贴和婉言劝留。这首词在场景的布置与细节的选择上构思极为别致，词人没有选取离别相思之类的场面，也没有选取别后重逢惊喜的一刹那，而只是通过“并刀”、“吴盐”、“新橙”、“锦幄”、“兽香”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道具布置出一个安恬静谧的环境，然后再通过“破新橙”、“坐调笙”和“低声问”的动作以及“不如休去”的对话，表现爱恋与体贴之情。这样，就洗脱了脂腻粉浓的低俗气味，境界较为高雅。这首词的精彩部分主要是靠动作和对话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下片“低声问，向谁行宿”诸句，就不可能含蓄宛转地表现出旖旎风流与温柔体贴的恋情。正因为这首词是靠动作和对话来表情达意的，所以它的话言也有其新的特点，即提炼口语，如话家常，纯用白描，到口即消。

潘夔芬·夏日漂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鸟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飘流翰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周邦彦词作。

这首词是作者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在溧水县令时所作，抒发了词人步入中年后的失意沦落之感。上片用秀丽圆润的诗句把江南初夏的景物和低湿潮湿的气候条件写得形象逼真而又细致入微。首三句点明时令，渲染初夏风光。“地卑山近”二句进一步刻画其地、其景、其事，江南梅雨季节的景色宛然入目。“人静乌鸂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加倍烘托心情的不佳。“乌鸂”的自乐与新绿的欢快，是乐者自乐、哀者自哀，与词人无法产生共鸣。末三句承此，直接爆发出近似贬谪的苦痛之情。下片写漂流之哀伤。词人以“社燕”自比，暗示生活无定，四处奔波，有寄人篱下之感。漂流身世，宦海浮沉，牢骚不平又怎能不油然而生？“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两句，笔意陡转，欲借酒驱愁。这是针对上述漂流失意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办法，其中隐含难言之苦。然而“长近尊前”仍无济于事，原因是“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这三句又翻进一层，叙说饮酒听歌反而更增添心中愁闷。百般无奈，设想只有进入醉乡才能暂时忘却无尽的烦忧：“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这样，就把难以诉诸言表的“依人之苦”，“患失之心”，表达得隐约含蓄、细腻深挚。

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
 美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
 绣阁凤帏深几许？曾听得理丝簧。
 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
 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
 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